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四

菴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

經云　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

話說南京新橋有一人姓丘、字伯皋、平生忠厚志誠、奉佛甚謹、性喜施捨、不肯妄取人一毫一釐、最是个公道有名的人、一日獨坐在家內屋簷之下、朗聲誦經、忽然一个人背了包裹走到面前來放下包裹在地、向伯皋作一个揖道、借問老丈一聲、伯皋慌忙還禮道、有甚話、那人道、小子是个浙江人、在湖廣做買

賣來到此地要尋這里一个丘伯皐不知住在何處、伯皐道、足下問彼住處敢是與他舊相識麼、那人道、一向不曾相識、只是江湖上聞得這人是个長者、忠信可托、今小子在途路間、有些事體要干累他、故此動問、伯皐道、在下便是丘伯皐、足下既是遠來相尋、請到裡面來細講、立起身來拱進堂內坐定、問道、足下高姓、那人道、小子姓南賤號少嵩、伯皐道、有何見托、少嵩道、小子有些事體、要到北京會一个人、兩月後可回了、手指着包裹道、這裡頭頗有些東西、今單身遠走路上干係、欲要寄頓停當、方可起程、世上的

看得透

人便是親眷朋友最相好的撞着財物交關就未必保得心腸不變一路聞得吾丈大名是分毫不苟的人所以要將來寄放在此安心非去回來即領即此便是千累老丈之處別無他事伯皐道這个當得但請足下封記停當安放舍下只管放心自去萬無一失少卿道如此多謝當下依言把包裹封記好了交與伯皐拏了進去伯皐見他是遠來的人整治酒飯待他他又要置辦上京去的幾件物事未得動身伯皐就留他家裡住宿兩晚方纔別去過了兩个多月不見他來看看等至二年有餘杳無音耗伯皐閒着

若真个着弄此看亦条

非來的浙江人沒有一个曉得他的、要差人到浙江問他家里又不曉得他地頭住處、相遇着浙人、便問南少營全然無人認得伯皋道這樁未完事、如何是了、沒計奈何巷口有一卜卦甚靈特去問卜一卦、那占卦的道、卦上已絕生氣、行人必應沉沒在外、不得回來、伯皋心下委決不開、歸來與妻子商量道前日這人與我素不相識、忽然來寄此包裹、今一去不來、不知包內是甚麽東西、意欲開來看一看道人道我忠厚可托、故一面不相識肯寄我處、如何等不得他來、欲待不看、心下疑惑不過、我想只不要動他原物、

便看一看想也無差、妻子道自家没有欺心便是看看何妨取將出來覺得沉重打開看時多是黄金白銀約有千兩之數、伯臯道原來有這些東西在這裡、爲何却不來了、啟卦的說卦上已絶生氣莫不這人死了、所以不來、我而今有个主意在他包裡取出五十金來替他廣請高僧做一壇佛事、祈求佛力保佑他早早回來、倘若真个死了、求他得免罪苦、早早受生、也是我和他相與一番受寄多時盡了一片心不便是這様埋没了他的妻子道若這人不死來時節動了他五十兩、怎麽回他、伯臯道我只把這實話對

他滿說是保佑他回來的，難道怪我不成，十分不認帳。我墳還他也罷了，佛天面上那裡是使了昧錢處，算計已定，果然請了幾衆僧人做了七晝夜功果。伯皐是致誠人，佛前至心祈禱，願他生得早歸，死得早脫。功果已罷，又是幾時不見音信，眼見得有少管不來了。伯皐雖無貪他東西念頭，却沒个還處，自佛事五十兩之外，已此是入已的財物，伯皐心裡常懷着不安。日遠一日，也不以為意了。伯皐一向無子，這番佛事之後，其妻即有姙孕，明年生下一男，眉目疎秀，甚覺可喜。伯皐夫妻十分愛惜，養到五六歲，送他上

學取名，丘俊豈知小聰明甚有，見了書就不肯讀，只是賴，學到得長大來，一發不肯學好，專一結識了一班無賴子弟，鬬賭行中一溜撒漫使錢，教訓不下，鄉里人見他如此作為，盡皆嘆息道，丘伯皋做了一世好人，生下後代乃是敗子，天沒眼睛，好善無報如此，過了幾時，伯皋與他娶了妻，生有一子，指望他漸漸老成自然收心，不匡丘俊有了妻兒，越加狂肆，連妻兒不放在心上，弃着不管，終日只是三街兩市，和着酒肉朋友串哄，非賭即鬬，整个月不回家來，便是到家，無非是取錢鈔，要當頭，伯皋氣忿不過，一日伯皋

出外去、思量他在家非爲、哄他回來、鎖在一間空室裡頭、圍圍多是墻壁、只留着一个圓洞、放進飲食、就是生了雙翅、也沒處飛將出來、仍舊去了、多時丘俊坐在房裡、真如囹圄一般、其大娘甚是憐他、恐怕他愁苦壞了、一日早起、走到房前、在壁縫中張他一張、看他在裡面怎生光景、不看萬事全休、只這一看、那一驚非小可、正是

金剛八片頂陽骨　傾下一桶雪水來、

丘俊的大娘看見房裡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樣、嚇了一驚、仔細看時、儼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營

大娘認得明白、不敢則聲、嘿嘿歸房、恰好丘伯皐也回來、妻子說着怪異的事、伯皐猛然大悟道、是了是了、不必說了、原是他的東西、我怎管得他浪費枉做冤家、登時開了門、放了丘俊出來、聽他仍舊外邊浮浪快活、不多幾時、酒色淘空的身子、一口氣不接、無病而死、伯皐筭算所費、恰正是千金的光景、明曉得是因果、不十分在心上、只收拾孫子過日、望他長成罷了、後邀入議論丘俊是南少營的後身、來取這些寄下東西的、不必說了、只因丘伯皐是個善人、故來與他家生下一孫、衍着後代、天道也不為差、但只是

如此忠厚長者、明受人寄頓、又不曾貪謀了他的、還要填還本人、還得盡了、亦休、何況實負欠了人、強要人的、打點受用、天豈容得你過、所以冤債相償、因果的事、說他一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个沒天理的、與看官們聽一聽

錢財本有定數、莫要欺心胡做、
試看古往今來　只是一本帳簿

却說元朝至正年間、山東有一人、姓元、名自實、田庄爲生、家道豐厚、性質愚鈍、不通文墨、却也忠厚認真、一句說話兩个半句的人、同里有个姓繆的千戶與

那知錯是做官的要賴人

他從幼往來相好，一日繆千戶選授得福建地方官職，收拾赴任，缺少路費，要在自實處借銀三百兩，自實慨然應允，繆千戶寫了文券送過去，自實道通家至愛，要文券做甚麼，他日還不還在你心裡，你去做官的人，料不賴了我的，此時自實恃家私有餘，把這幾兩銀子也不放在心上，竟自不收文券，如數交與他，夫繆千戶自去上任了，真是事有不測，至正末年間山東大亂，盜賊四起，自實之家，被羣盜劫掠一空，所剩者田地屋宇，兵戈擾攘中，又變不出銀子來，戀著住下，又恐性命難保，要尋个好去處避兵，其時福

建被陳友定所據、七郡地方、獨安然無事、自實與妻子商量道、目今滿眼兵戈、只有福建不靜、況繆君在彼爲官、可以投托、但道途阻求、人口牽連、行動不得、莫若尋个海船搭了他、從天津出海、直趨福州、一路海洋可以徑達、便可挈家而去了、商量已定、收拾了些零剩東西、裝了一家上了海船、看了風訊開去、不則幾時到了福州地面、自實上岸、先打聽繆千戶消息、見說繆千戶正在陳友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庭赫奕、自實慕之不勝、道是來得着了、匆忙之中、未敢就去見他、且回到船裡、對妻子說道、問着了

繆家他正在這裡興頭便是我們的造化了大家歡喜自實在福州城中賃下了一个住居接妻子上來安頓行李停當思量要見繆千戶轉一个念頭道一路受了風波顔色憔悴衣裳藍褸他是興頭的時節不要討他鄙賤還宜從容爲是住了多日把冠服多整飾齊楚面龐也養得黑色退了然後到門求見門上人見是外鄉人不肯接帖問其來繇說是山東門上人道我們本官最怕鄉里來纏門上不敢禀得怕惹他惱燥等他出來你自走過來覿面見他須與吾們無干他只這个時節出來快了自實依言站着等

候、果然不多一會、繆千戸騎着馬出來拜客、自實走到馬前、躬身打拱、繆千戸把眼看別處、毫釐不像認得的、自實急了、走上前去、說了山東土音、把自巳姓名大聲叫喊、繆千戸聽得、只得叫攏住了馬、認一認、假作喫驚道、元來是我鄉親、失瞻失瞻、下馬來作了揖、拉了他、轉到家裡來、敘了賓主坐定、一杯茶罷、千戸自立起身來道、適間正有小事要出去、不得奉陪、且請仁兄回寓、來日薄具小酌、奉請過來一敘、自實不曾說得甚麽、没奈何且自別過、等到明日、千戸着个人拏了一个單帖、來請自實、自實對妻子道、今日

請我、必有好意、歡天喜地、不等再邀、跟着就走、到了衙內、千戶接着、自實只說道長久不見、又遠來相投、怎生齊整待他、誰知千戶意思甚淡、草草酒菓三杯、說些地方上大槩的話、畧畧問問家中兵戈光景、親眷存亡之類、毫釐不問着自實爲何遠來、家業興廢若何、此及自實說着遭刼逃難苦楚不堪、千戶聽了、也只如常、並無驚駭憐恤之意、至于借銀之事、頭也不提起、謝也不謝一聲、自實幾番要開口、又想道、剛到此地、初次相招、怎生就說討債之事、萬一冲撞了他、不好意思、只得忍了、出門到了下處、旅寓荒凉、

米窘急、妻子問說、何不與繆家說說前銀、也好討些來救急、自實說初到不好啟齒、未曾說得的緣故、妻子怨悵道、我們萬里遠來、所幹何事、專為要投託繆家、今特特請去一番、却只貪着他些微酒食、礙口識羞、不把正經話提起、我們有甚麼別望頭在那里、自實被埋怨得不耐煩、躊躇了一夜、次日早起、就到繆千戶家去求見、千戶見說自實到來、心裡已有幾分不像意了、免不得出來見他、意思甚倦、叙得三言兩語、做出許多勉強支吾的光景出來、自實只得自家開口道、在下家鄉遭變、蕩了性命、挈家海上遠來、所

伏雖有兄長今日有句話不揣來告千戶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不必見說小弟已知向若承借路費千心不忘雖是一宦蕭條俸入微薄恰是故人遠至豈敢辜恩兄長一面將文劵簡出來小弟好照依數目打點陸續奉還看官你道此時繆千戶肚裏豈是忘記了當初借銀之時並不曾有文劵的只是不好當面賴得且把這話做出推頭等他拿不出文劵來便不好認真催逼此乃負心人起賴端的圈套處自實是个老實人見他說得蹊蹺了喫驚道君言差矣當初鄉里契厚開口就相借從不曾有甚麼文契今日

怎麼說出此話來千戶故意扭出正經面孔來道豈有是理債負往來全憑文券怎麼說个沒有或者兵火之後君家自失去了容或有之然既與兄舊交而今文券有無也不必論自然處來還兄只是小弟也在不足之鄉一時性急不得從容些箇勉強措辦纔妙自實聽得如此說了一時也難相逼只得唯唯而出一路想他說話古怪明是欺心光景却是既到此地不得不把他來作傍他適纔也還有從容處還的話不是絕無生意的還須忍耐幾日再去求他只是我當初要好的不是而今權在他人之手就這般煩

辦了歸來與妻子說知、大家嘆息了一回、商量還只是求他爲是、只得挨着面皮走了幾次、常只是這些說話推三阻四、一千年也不賴一萬年也不還、耳朶裡時時好聽、並不見一分逓過手裡來、欲待不走時、又別無生路、自實走得一个不耐煩、正所謂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自實枉自奔波多次、竟無所得、月挨一日、倏忽半年、看看巳近新正、自實客居蕭索、合家嗷嗷、過歲之計、分毫無處、自實沒奈何了、只得到繆家去見了千戶、一頭哭、一頭拜、將下去道、望兄長救吾性命、則个千

戶用手扶起道、何至于此、自實道、新正在邇、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一粒粟、如何過得日子、何者所借銀兩、今不敢求還、任憑尊意、應濟多少、一絲一毫、盡算是尊賜罷了、就是當時無此借貸一項、今日故人之誼也求憐憫一些、說罷大哭、千戶見哭得慌了、也有些不安、把手指數一數道、還有十日方是除夜、見長可在家專待、小弟分些祿米、備些柴薪之費送到貴寓、以爲見長過歲之資、但勿以輕微爲怪、便見相知、自實窮極之際、見說肯送些東西了、心下放掉了好些道、若得如此、且延殘喘到新年、便是盛德無盡、

[illegible]別臨別之時千戶再三叮囑道除夕切勿他往只在貴寓等着便是自實領諾歸到寓中把千戶之言對妻子說了一家安心到了除日清早就起來坐在家裏等候欲要出去尋些過年物事又恐怕一時錯過心裏還想等有些錢鈔到手了好去運動呆呆等着心腸扒將出來叫一个小廝站在巷口看有甚麼動靜先來報知去了一會小廝奔來道有人挑着米來了自實急出門一看果然一个擔夫挑着一擔米一个青衣人前頭拿了帖兒走來自實認道是了只見走近門邊擔夫並無歇肩之意那个青衣人

也徑自走過了自實疑心道必是不認得吾家錯走過了連忙叫道在這里可轉來那兩个並不回頭自實只得趕上前去問青衣人道老哥送禮到那里去的青衣人把手中帖與自實看道吾家主張員外送米與館賓的你問他則甚自實情知不是伴伴走了轉來又坐在家裡一會小廝又走進來道有一个公差打扮的肩上馱了一肩錢走來了自實到門邊探頭一望道這番是了只見那公差打扮的經過門首腳步不停更跑得緊了些自實越加疑心跑上前問時公差答道縣裡知　縣相公送這些錢與他鄉里過

節的自實又見不是心裡道別人家多紛紛送禮要
見只在今日這一日了如何我家的偏不見到自實
心裡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身子好像
鐵鍪上螞蟻一霎也站腳不住看看守到下午竟不
見來落得搔頭搔腦心猿意馬這一日一件過年的
東西也不買得到街前再一看家家戶戶多收拾起
買賣開店的多關了門只打點過新年了自實反爲
繆家所誤粒米束薪家裡無備妻子只是怨悵啼哭
別人家歡呼暢飲爆竹連天自實攢眉皺目妻宗相
對自實越想越氣雙腳亂跳大罵負心的狠賊害人

到這个所在、一憤之氣、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來在磨石上磨得雪亮、對妻子道、我不殺他不能雪這口氣、我揣着這命抵他、好歹三推六問、也還遲延幾晚、明日絕早清晨、等他一出門來、斷然結果他了、妻子勸他且耐性、自實那里案納得下、捏刀在手、坐到天明、雞鳴鼓絕、遥望繆家門首而去、且說這條巷中間、有一个小菴、乃自實家裏到繆家必遊之路、菴中有一道者、號軒轅翁、年近百歲、是个有道之士、自實平日到繆家時經過此菴、每走到裡頭歇足、便與菴主軒轅翁叙一會閑話、往來既久、遂成熟識、此日是正

一日元宵夜方將動、路上未有行人、軒轅將起來、開了門、將一張卓當門放了、點上兩枝蠟燭、朝天拜了四拜、將一卷經、攤在桌上、中間燒起一爐香、對着門坐下、朗聲而誦、誦不上一兩板、看見街上天光熹微中、一个人當前走過、甚是急遽、認得是元自實、因爲他𠡠了經頭、繇他自去、不叫住他、這个老人家道、耽清呪、看元自實在前邊一面走、後面却有許多人跟着、仔細一看、那里是人、乃是奇形異狀之鬼、不計其數、跳舞而行、但見

或握刀劍　　或執稚鑿

毒惡之把
叫自己諂
徹發現

披頭露體、　勢甚兇惡、

軒轅翁住了經不念口裡叫聲道怪哉把性定一回、重把經念起不多時見自前後走回來脚步懶慢軒轅翁因是起先詫異了嘿嘿看他自走不敢叫破自實走借過又有百來个人跟着在後軒轅翁着眼細看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遠却是打扮大不相同、盡是金冠玉珮之士但見

或擎幢蓋　或舉旌旛、

和容悅色、　意甚安閒、

軒轅翁驚道這却是甚麼緣故歲朝清早所見如此、

必是元生死了、適間乃其陰魂故到此不進門來相、從的多是神鬼然惡往善歸又怎麽解說、心下狐疑末決、一面把經誦完了、急急到自實家中訪問消耗、進了元家門內、不聽得裡邊動靜、咳嗽一聲、叫道有客相拜、自實在裡頭走將出來、見是個老人家、新年初二相拜、忙請坐下、軒轅翁說了一套隨俗的吉利話、便問自實道、今日絕清早足下往何處去、去的時節甚是匆匆、回來的時節甚是緩緩、其故何也、願得一聞、自實道、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不好告訴得、老丈軒轅翁道、但說何妨、自實把繆千戶當初到任、借

此一念便是仁之端

他銀兩而今來取只是推托希圖混賴及年曉哄遂錢米竟不見送以致狠狽過年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軒轅翁也頓足道這等恩將仇報其實可恨這樣人必有天報足下今日出門打點與他尋鬧麽自實道不敢欺老丈昨晚委實氣了一晚喫虧不過把刀磨快了巴到天明意要往彼門首等他清早出來一刀剌殺了以雪此恨及至到了門首再想一想他固然得罪于我他尚有老母妻子平日與他通家往來的他們須無罪不爭殺了千戶一人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鄉了思量自家一門流落之苦如此

難道怎忍叫他家也到這地位，無可他負了我，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所以忍住了這口氣，慢慢走了來。心想未定，不曾到老丈處奉拜，得却教老丈先降，得罪得罪。軒轅翁道：老漢不是來拜年，其實有椿奇異，要到宅上奉訪。今見足下訴說這个緣故，當與足下稱賀了。自實道：有何可賀？軒轅翁道：足下當有後祿。適間之事，神明已知道了。自實道：怎見得？軒轅翁道：方纔清早足下去時節，老漢看見許多兇鬼相隨；回來時節，多換了福神。老漢因此心下奇異。今見足下所言如此，乃知一念之惡，兇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

便臨。如影隨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內、造次之間、萬不可萌一毫惡念、造罪損德的、足下善念既發、鬼神必當默佑、不必愁恨了。自實道、雖承老丈勸慰、只是受了負心之騙、一个新歲、錢米俱無、光景難堪、既不殺得他、自家尋个死路罷也、羞對妻子了。軒轅翁道、休說如此短見的話、老漢菴中尚有餘糧、停會當送些過來權時應用、切勿更起他念。自實道、多感多感、軒轅翁作別而去、去不多時、果然一个道者、領了軒轅翁之命、送一挑米、一貫錢、到自實家來、自實枯渴之際、只得受了、轉托道者致謝菴主、道者去後、自實展

不能償之際小小遭于斯可憐可恨安得陰中無此事

轉思量此翁與我何非相識、尚承其好意如此、此時耐終于戶負欠了我的、反一毛不拔、本爲他遠來相投、今失了望、後邊日子、如何過得、我要這性命也沒幹、況且此恨難消、據軒轅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我陽世不忍殺他、何不尋个自盡、到陰間告理他去、必有伸訴之處、遂不與妻子說破、竟到三神山下一个八角井邊、歎了一口氣、仰天喊道、皇天有眼、我元自實被人賴了本錢、却教我死于非命、可憐可憐、說罷、撲通的跳了下去、自實只道是水渰將來立刻可死、誰知道井中可煞作怪、自實脚踏實地、點水也無、伸手

一摸、兩邊俱是石壁削成、中間有一條狹路、只好容身、自實將手托着兩壁、黑暗中只管向前依路走去、走勾有數百步遠、忽見有一線亮光透入、急急望亮處走去、須臾塹盡路窮、乃是一个石洞小口、出得口時、豁然天日明朗、別是一个世界、又走了幾十步、見一所大宮殿、外邊門上牌額四个大金字、乃是三山福地、自實瞻仰了一會、方敢舉步而入、但見

古殿煙消、長廊晝靜、徘徊四顧、闃無人蹤、鐘磬一聲、恍來雲外、自是洞天福地、宜有神仙在此藏、絕非俗境塵氛、不帶凤緣、那得到

自實立了一晌、不見一个人面、肚裏飢又飢、渴又渴、腿脚又酸、走不動了、見面前一个石壇、且是潔淨、自實軟倒來、只得眠在石壇傍邊歇息一回、忽然裡邊走出一个人來、乃是道士打扮、走到自實跟前、笑問自實道、翰林已知客邊滋味了麽、自實喫一驚、道客邊滋味受得勾苦楚了、如何呼我做翰林、豈不大差、道士道、你不記得在興慶殿草詔書了麽、自實道一發好笑、某乃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世四十、目不知書、連京裡多不曾認得、曉得甚麽興慶殿草甚麽詔、書、道士道可憐可憐、人生換了皮囊、便為嗜慾所汨

飢寒所困、把前事多忘記了、你來此間腹中已餓了麼、自實道、昨晚忿恨不食、直到如今、爲尋勾地到此、不期誤入仙境、却是腹中又餓、口中又渴、腿軟觔麻、當不得、暫臥于此、道士袖裡摸出大梨一顆、大棗數枚、與自實道、你認得這東西麼、此交梨火棗也、你喫了下去、不惟免了飢渴、兼可曉得過去之事、自實接來手中、正當飢渴之際、一口氣喫了下去、不覺精神爽健、瞑目一想、惺然明悟、記得前生身爲學士、在大都與慶殿側草詔、尤如昨日、一毅轆扒將起來、拜着道士道、多蒙仙長佳菓之味、不但解了飢渴、亦且頓

畢竟未得真 方有罪業

今之清貴者驕矜者眾

悟前生但前生既如此清貴未知作何罪業以致今生受報弄得如此沒下稍了道士道你前世也無大罪但在職之時自恃文學高強忽畧後進之人不肯加意汲引故今世罰你愚懵不通文義又妄自尊大拒絕交游毫無情面故今世罰你漂泊投人不着這也是一還一報天道再不差的今因你一念之善救有分到此福地與吾相遇救你一命道士因與自實說世間許多因果之事某人是善人該得好報某人是惡人該得惡報某人乃是無厭鬼王出世地下有十个爐替他鑄横財故在世貪饕不止賄賂公行他

日福滿當受幽囚之禍其人乃多殺鬼王出世有陰兵五百多是銅頭鐵額的跟隨左右助其行虐故在世殺害良民不戢軍士他日命衰當受割截之殃其餘凡貪官污吏富室豪民及矯情干譽欺世盜名種種之人無不隨業得報一一不爽自實見說得道等利害明白打動了心中疑迷問道假似繆千戶欺心混賴負我多金反致得無聊如此他日豈無報應道士道是下不必怪他他乃是王將軍的庫子財物不是他的他豈得妄動耶自實道見今他享榮華我受貧苦眼前怎麼當得道士道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地

方將有兵戈大亂、不是這光景了、你快擇善地而居、免受池魚之禍、自實道、在下愚昧、不識何處可以躲避、道士道、福寧可居、且那邊所在與你畧有緣分、可償得你前日好意資人之物、不必想移家還了、此皆子善念所至也、今到此已久、家人懸望、只索回去罷、自實道、起初自井中下來、行了許多暗路、今不能重記、就尋着了舊路、也上去不得、如何歸去、道士道、此間別有一徑可以出外、不必從舊路了、因指點山後一條路徑、叫自實從此而行、自實再拜稱謝、道士自轉身去了、自實依着所指之徑行不多時、見一个處

口走將出來、另有天日、急回頭認時、宂巳不見、自實望去百步之外、遠遠有人行走、奔將去問路、元來即是福州城外、遂急急跑回家來、家人見了、又驚又喜道、那里去了這幾日、自實道、我今日去、就是今日來這麼說幾日、家人道、今日是初十了、自那日初一出門、到晚不見回來、只道在軒轅翁菴裡、及至去問時却又說不曾來、只疑心是有甚麼山高水低、軒轅翁說你家主人還有後祿、定無他事、所以多勉強寬解這幾日杳然無信、未免慌張、幸得來家、却好了、自實把頭偎投井、誰知無水不死、却遇見道士奇奇怪怪、

至此方以為仙自真實[illegible]

讀者不遇退者不[illegible]天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此

許多說話、說了一遍道、聞得仙家日月長、今吾在井
裡、只得一晌、世上却有十日、這道士多分是仙人、他
的說話必定有准、我們依言、搬在福寧去罷、不要戀
戀繆家的東西、不得到手、反爲所誤了、一面叫家人
收拾起來、打點上路、自實走到軒轅翁菴中、別他一
別、說遷去之意、軒轅翁問爲何發此念頭、自實把井
中之事、說了一遍、軒轅翁跌足道、可惜足下不認得
人、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我修煉了一世不能相遇、
豈知足下當面錯過、仙家之言不可有違、足下遷去
爲上、老漢也自到山中去了、若住在此地、必爲亂兵

艷有前言
秤亦不少

所殺自實別了回來一徑領了妻子同到福寧此時天下擾亂賦役煩重地方多有逃亡之屋自實走去尋得幾間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并叠瓦礫將就修葺來住揮鋤之際錚然有聲掘將下去却是石板一塊撥將開來中有藏金數十錠合家見了不勝之喜恐怕有人看見連忙收拾在箱匣中了自實道井中道士所言此間與吾有些緣分可還所貸銀兩正謂此也將來秤一秤果是三百金之數不多不少自實道井中人果是仙人在此住料然不妨從此安頓了老小衣食也充足了些不愁凍餓放心安居後來張

士誠大軍歸福州陳平章遣撥一應官吏多被誅戮。繆千戶一家被王將軍所殺盡有其家貲自實在福寧竟得無事算來恰恰三年道士之言無一不驗可見財物有定數他人東西強要不得的爲人一念善惡之報一些不差的有詩爲證

一念起時神鬼至　何况前生夙世緣
方知富室多慳吝　只爲他人守業錢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四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五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冤完舊案

詞云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次第笙歌、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玎璫風縹緲、望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劉郎正是當年少、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玉樹瓊枝相映耀、誰與安排忒好、有多少風流歡笑、直待來春成名了、馬如龍綠綬欺芳草、同富貴、又偕老、

這首詞名賀新郎、乃是宋時辛稼軒爲人家新婚吉席而作、天下喜事、先說洞房花燭夜、最爲熱鬧、因是這熱鬧、就有趁哄打劫的了、吳興安吉州富家新婚、當夜有一个做賊的、趁着人雜時節、溜將進去、伏在新郎的床底下了、打點人靜後出來捲取東西、怎當這人家新房裏頭、一夜停火到天明、床上新郎新婦、雲雨歡濃了一會、枕邊切切私語、你問我答、煩瑣不休、說得高興又乖起那話兒來、不十分有睡、那賊躲在床下、只是聽得肉麻不過、却是不曾静悄、又且燈火明亮、氣也喘不得一口、何况脫身出來做手脚、只

行了心伏着不動水火急時直等日間床上無人時節就床下躲向中撒放如此三日夜畢竟下不得手肚中餓得難堪饑不得死活聽得人聲略定掙着命魆魆走出要尋路逃去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見叫一聲有賊前後人多扒起來拿住了先是一頓拳頭腳尖將索綑着整備天明送官賊人哀告道小人其實不曾偷得一毫物事便做道不該進來適間這一頓臭打也折算得過了千萬免小人到官放了出去小人自有報效之處主翁道誰要你報效你每這樣歹人只是送到官打死了纔乾淨賊人道若

不肯饒我、我到官自有說話、你每不要慌、主翁見他說得擬強、更加可恨、又打了幾个巴掌、綁到天日、申破了地方、一同送到縣裡去、縣官審問時、正是賊有賊智、那賊人不慌不忙的道、老爺詳察、小人不是个賊、不要屈了小人、縣官道、不是賊是甚麼樣人、躲在人家床下、賊人道、小人是个醫人、只為這家新婦、從小有个暗疾、舉發之時、疼痛難當、惟有小人醫得、必要親手調治、所以一時也離不得小人、今新婚之夜、只怕舊疾舉發、暗約小人隨在房中、防備用藥、故此躲在床下、這家人不認得、當賊拿了、縣官道、那有

只說那人道新婦乳名瑞姑、他家父親寵了妾生子女、不十分照管他、母親與他一路、最是愛惜、所以有了瘡疾、時常叫小人私下醫治、今若叫他到官、自然認得小人、纔曉得不是賊、卻纔見他丁一確二說着、有此信將起來、道果有這等事、不要冤屈了平人、而今只提這新婦當堂一認、就是了、元來這賊縣在床下這三夜、細細聽見床上的說話、新婦果然有些心腹之疾、家裏常常的、因告訴丈夫、被賊人記在肚裏、恨這家不饒他、當官如此攀出來、不惟可以遮飾自家的罪、亦且可以弄他新婦到官、出他家的醜、這是

原自易破
官家符什
之智耳

那賊人應賴之處、那曉縣官竟自被他哄了、果然提將新婦起來、富家主翁急了、負極去求免新婦出官、縣官那里肯聽、富家翁又告情愿不究賊人罷了、縣官大怒道、告別人做賊也是你、及至要个証見就說情願不究、可知是誣賴平人爲盜、若不放新婦出來質對、必要問你誣告、富家翁計無所出、方悔道、早知如此、放了這衕賊也罷、而今反受他累了、衙門中一个老吏見這富家翁徬徨、問知其故、便道、要破此猾賊也不難、只要重重謝我、我去禀明了、有方法叫他伏罪、富家翁許了謝禮十兩、老吏去禀縣官道、這家

新婦初過門，若出來與賊盜同辨公庭，恥辱極矣。老爺還該借其體面。縣官道：若不出來，怎知賊的真假？老吏道：吏典到有一个愚見。想這賊潛藏內室，必然不曾認得這婦人的，他却混賴其婦有約。而今不必其婦到官，密地另使一个婦人代了，與他相對。他認不出來，其誣立見。既可以辨賊，又可以周全這家了。縣官點頭道：說得有理。就吽吏典悄地去喚一娼婦，打扮了良家包頭素衣，當賊人面前帶上堂來，高聲稟道：其家新婦瑞姑拏到。賊人不知是假，連聲吽道：瑞姑瑞姑，你約我到房中治病的，怎麼你公公家裏

拏住我做賊送官、你就不說一聲、縣官道、你可認得正是瑞姑了麼、賊人道怎麼不認得、從小認得的、縣官大咲道、有這樣奸詐賊人、險些被你哄了、元來你不曾認得瑞姑、怎麼道是他約你醫病、這是个娼妓、你認得真了麼、賊人對口無言、縣官喝叫用刑、賊人方纔訴說不曾偷得一件、乞求減罪、縣官打了一頓大板、枷號示衆、因爲無賍、恕其徒罪、富家翁新婦方纔得免出官、這也是新婚人家一塲大笑話、先說此一段做个笑本、小子的正話也說着一个新婚人家、弄出好些沒頭的官司、直到後來、方得明白、

本爲花燭喜筵、　弄作是非苦海、
不因天網恢恢　暗迷何將得解
却說直隸蘇州府嘉定縣、有一人家姓鄭、也是經紀
行中人家、事不爲甚大、生有一女、小名蕋珠、這倒是
个絕世佳人、眞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
許下本縣一个民家、姓謝、是謝三郎、還未曾過門、這
个月裡揀定了吉日、謝家要來取去、三日之前、蕋珠
要整容開面、鄭家老兒去喚整容匠、元來嘉定風俗、
小戶人家女人篦頭剃臉、多用着男人、其時有一个
假如平涼有依息昇弊
後生姓徐、名達、平時最是不守本分、心性奸巧好淫、

專一打聽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那家生得醜、因爲要像心看着內眷、特特去學了那梳工生活、得以進人內室、又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覓看新人如何、叫得茶酒、即是那邊儐相之名、因爲替禮時節、在傍高聲請茶請酒、多是他口裏說的、所以如此稱呼、這兩項生意、多傍着女人行止、他便一身兼做了、此時鄭家就叫他與女兒蓖珠開面、徐達帶了這頭家火、一逕到鄭家內裏來、蓖珠做女兒時節、徐達未曾見一面、而今卻叫他整容、煞是看得親切、徐達一頭動手、一頭覷玩、身子如雪獅子向火、看看軟起來、那話兒

如吠石髓的海燕看看硬起來可借礙着前後有人恨不就勢一把抱住弄他一會鄭老兒在傍着見標標識破他有些輕薄意思等他用手一完急打發他出到外邊來了徐達看得渾身似火背地裏手鈸也不知放了幾遭心裏撺不下曉得嫁去謝家就設處到謝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到得那日鄭老兒親送女兒過門只見出來迎接的宥相就是前日的椿工徐達心下一轉道元來他又在此比至新人出轎行起禮來徐達没眼看得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口裏哩嗹囉嗹把禮數多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東西錯認，左右亂行。信口稱呼，親翁忽爲親媽舅；
心替唱，該拜反做該與。見過泰山，又請岳翁受禮；
祭完堂上，還叫父母升廳。不管嘲撲郎君，只是貪
看新婦。

徐達亂嘈嘈的行過了許多禮數，新娘子花燭已過，
進了房中，算是完了，只要款待送親，喫喜酒。這謝家
民戶人家，沒甚人力，謝翁與謝三郎只好陪客在外
邊，裡頭媽媽率了一二个養娘，親自厨房整酒，有个
把當直的，搬東搬西，手忙腳亂，常是來不迭的。徐達
相禮，到客人坐定了麼，正要請湯請酒，是件贊唱多

[illegible]見了他、兩三次湯送到、只得主人自家請過喚了、將至終席、方見徐達慌慌張張在後面走出來、數了兩句、比至酒散、謝翁見茶酒如此恭前失後、心中不喜、要叫他來埋怨幾句、早又不見、當值的道、方纔往前面去了、謝翁道、怎麼尋了這樣不曉事的、如此淘氣、親家翁不等茶酒來贊禮、自起身謝了酒、謝三郎走進新房、不見新娘子在內、疑他床上睡了、揭帳一看、仍然是張空床、前後照着、竟不見影、跑至廚房問人、將廚房中人、多嚷道、我們多只在這里、收拾、新娘子花燭過了、自坐房中、怎麼倒來問我們、三郎叫

了當直的、後來各處找尋、到後門一看、門又關得好
好的、走出堂前說了、合家驚惶、當直的道、這个茶酒、
一向不是个好人、方纔喝禮時節、看他沒心沒想、兩
眼只看着新人、又兩次不見了他、而今竟不知那里
去了、莫不是他有甚麼奸計、藏過了新人麼、鄭老兒
道、這个茶酒、元不是好人、小女前日開面、也是他、因
見他輕薄態度、正心裡恼恨、不想它上茶酒、也用着
他、鄭家隨來的僕人也說道、他元是个游嘴光棍、這
眾頭賛禮、多是近新來學了、撮哄過日子的、畢竟他
有緣故、去還不遠、我們追去、謝家當直的道、他要內

裏拐出新人、必在後門出後巷裡去了、方纔後門關好必是他復身轉來關了、使人不疑所以又到堂前衍這一回、必定從前面轉至後巷去了、故此這會不見是他無疑、此時是新婚人家、篢子火把多有在家裡、就每人點着一根、兩家僕人與同家主、共是十來个、開了後門、多望後巷裡趕來、元來謝家這條後門路、是一个直巷、也無灣曲、也無傍路、火把照起明亮猶同白日、一望去多是看見的、遠遠見有兩三个人走前頭、差一段路、去了兩个、後邊有一个還在那里、衆忙趕上、拏住火把一照、正是徐茶酒、問道、你爲何

在這裏、徐達道、我有些小事、等不得酒散、我要回去、眾人道、你要回去、直不得對本家說聲、況且好一會不見了、你還在這裏行走、豈是回去的、你好好說、將新娘子那裏去了、徐達支吾道、新娘子在你家裏、豈是我掌禮人包管的、眾人打的打、推的推、喝道、且拿這游嘴光棍到家裏、拷問他出來、一羣人擁着徐達到了家裏、兩家親翁、一同新郎各各盤問、徐達只推不知、一齊道、這樣頑皮賴骨、私下問他、如何肯說、綁他在柱上、待天明送到官去、難道當官也賴得、遂把徐達做一團綑住、只等天明、此時第一个是謝翁

了。
不能勾搭雨携雲　整備着鼠牙雀角
喜筵前枉與新郎　洞房中依然獨覺
衆人鬧鬨鬨簇擁着徐達也有嚇他的也有勸他的一夜何曾得睡徐達只不肯說須臾天已大明謝家父子教衆人帶了徐達寫了一紙狀詞到縣堂上告稱面禀其故知縣驚異道世間有此事遂喚徐達問道你拐的鄭蕊珠那里去了徐達道小人是婚筵的茶酒只管得行禮的事怎曉得新人的去向謝公就把他不辭而去在後巷赶着之事說了一遍知縣

吩咐用刑起來、徐達雖然是游花光棍、本是柔脆的
人、熬不起刑、初時支吾兩句、看看當不得了、只得招
道、小人因爲揭面時、見他美貌、生起了不良之心、聽
得嫁與謝家、就做了婚筵茶酒、預先約會了兩个同
伴、埋伏在後門了、趁他行禮已完、外邊只要上席、小
人在裡面、一看、只見新人獨坐在房中、小人哄他還
要行禮、新人隨了小人走出、新人卻不認得路、被小
人引他到了後門、就把新人推與門外二人、新人正
待叫喊、卻被小人關好了後門、望前邊來了、仍舊從
前邊抄至後巷、趕着二人、正要奔脫、看見後面火把

明亮、知是有人趕來、那兩个人顧不得小人、竟自飛
跑去了、小人有這个新人在旁、動止不得、恰好路傍
有个枯井、一時慌了、只得抱住了他、擴了下去、却被
他們趕着、拿了送官、這新人現在井中、只此是實、知
縣道、你在他家時、為何不說、徐達道、還打點遮掩得
過、取他出井來受用、而今熬刑不起、只得實說了、知
縣寫了口詞、就差一个公人、押了徐達、與同謝鄭兩
家人、快到井邊來、勘實回話、一行人到了井邊、鄭老
兒先去望一望、井底下黑洞洞、不見有甚聲響、疑心
女兒此時畢竟死了、揪着徐達狠打了幾下、道你害

我女兒死了、怕不償命、衆人勸住道、且撈了起來、不要廝亂、有官法處他、鄭老兒心裏又慌又恨、且把徐達咬住一塊肉不肯放、徐達殺猪也似叫喊、這邊謝公叫人停當了竹兜繩索、一面下井去救人、一个膽大些的家人、紮縛好了、挂將下去、井中無水、用手一摸、果然一个人蹲倒在裡面、摸一摸看、已是不動的了、抱將來放在兜中、吊將上去、衆人一看、那里是甚麼新娘子、却是一个大鬍鬚的男子、鮮血模糊跡、多打搧的了、衆人多喫了一驚、鄭老兒將徐達又是一巴掌道、這是怎麼說、連徐達看見也嚇得呆了、謝

進遠又是甚麼蹺蹊的事、對了井中問下邊的人道、裡頭還有人麼、井裏應道、並無甚麼了、接了我上去、隨即放繩下去、接了那个家人上來、一齊問道、井中還有甚麼、家人道、止有些石塊在內、是一个乾枯的井、方纔黑洞洞地、摸起來的人、不知死活、可正是新娘子麼、衆人道、是一个死了的鬍子、那里是新人、你看麼、押差公人道、不要鳥亂了、回覆官人去、還在這个人娘的身上、尋究新人下落、鄭謝兩老兒多道說得是、就叫地方人看了尸首、一同公人去稟白縣官、知縣問徐達道、你說把鄭蕊珠推在井中、而今井

中却是一个男屍、且説鄭蕋珠那里去了、這尸是那
里來的、徐達道小人只見後邊趕來、把新人攙下井
裡是實、而今却是一个男尸、連小人也猜不出了、知
縣道、你起初約會這兩个同伴、叫做甚麼名字、必是
這二人的緣故了、徐達道、一个張寅、一个李卯、知縣
寫了名字住址、就差人去拏來、獄中提鱉、立時拿到、
每人一夾棍、只招得道、徐達相約後門等待、後見他
推出新人來、負了就走、徐達在後趕來、正要同去、望
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震、我們兩个膽怯了、把新
人撇與徐達、只是拚命走脫了、已後的事一些也不

又對着徐達道你當時將的病人那里去了怎不送了出來、要我們替你與著徐達對口無言、只得對着徐達道還只是你這奴才奸巧、喝叫再夾起來、徐達只喊得是小人該死、說來說去只說到推在井中、便再說不去了、知縣便叫鄭謝兩家父親與冐媒的人等又拘齊兩家左右隣里備細訪問、多只是一般不知情沒有甚麼別話、也沒有一個認得這尸首的、知縣出了一張榜文招取尸親家屬認領埋葬、也不曾有一个說起的、鄭謝兩家自備了賞錢、知縣又替他寫了榜文訪取鄭蕊珠下落、也沒有一个人曉得

影響的知縣斷決不開、只把徐達收在監中五日其
比謝三郎苦毒時時催稟、縣官沒法、只得做他不着、（凡為官者宜知此耳）
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徐達起初一樣做差了事、到
此不知些頭腦、教他也無奈何、只得把過五日、與這
箇痛癢、也沒个打聽的去處、也沒个結局的法兒、真
正是沒頭的公事、表過不提、再說鄭蕊珠那被徐
達拐至後門、推與二人、便見把後門關了、方曉得是
歹人的做作、欲待叫、看本家人自是新來的媳婦、不
曾知道一个名姓、一時間叫不出來、亦且門已關了、便
口裏喊得兩句不打不緊、沒人聽得、那些從半背懂

看只是走、心裡正慌、只見後面趕來兩个人、撇在地下竟自去了、那个徐達一把抱來丟在井裡、井裡無水又不甚深、只跌得一下毫無傷損、聽見上面衆人喧嚷、曉得是自已家人、又火把齊明、哭得井裡也有光、鄭蕊珠負極叫喊救人、怎當得上邊人聲、（中中錯過天下事多爭）住徐達、（如此）你長我短、嚷得一个不耐煩、婦人聲音終久嬌細、又在井裡、那个聽見、多撒擁着徐達吆吆喝喝、一路去了、鄭蕊珠聽得人聲漸遠、只叫得苦、大聲啼哭、看看天色明亮、蕊珠想道、此時上邊未必無人走動、高叫兩聲救人、又大哭兩聲、果然驚動了上邊兩个人、只

因這兩个人走將來、有分教

黃塵行客、翻爲墜井之魂、綠鬢新人、竟作離鄉之婦。

說那兩个人、是河南開封府杞縣客商、一个是[illegible]、一个是錢巳、合了本錢、同到蘇松做買賣、得了重利、正要回去、偶然在此經過、聞得啼哭喊叫之聲、趕向井中出來、兩个多走到井邊、望下一看、此時天光照下去、隱隱見是个女人、問道、你是甚麼人、在這裡頭、下邊道、我是此間人家新婦、被強盜劫來、丟在此井、快快救我出來、到家自有重謝、兩人聽得、自商量道

後來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况是个女人、怎麼勾出來、没人救他、必定是死、我每撞着、也是有緣、行囊中有長繩、我每墜下去、救了他起來、趙申道、我溜撒些、等我下去、錢巳道、我身子全、果然下去不得、我只在上邊吊着繩頭、用些全氣力罷、也是趙申每氣到了、見是女子、高興之甚、拉拳裸袖、把繩縛在腰間、雙手吊着繩、錢巳一脚蹅着繩頭、雙手提着繩、一步步放將下去、到了下邊、見是没水的、他就不慌不忙、對鄭蕊珠道、我救你則个、鄭蕊珠道、多謝大恩、趙申就把身上繩頭、解下來、將鄭蕊珠腰間如法縛了、道

你不要怕，只把雙手弔着繩，上邊自提你上去，穩牢，不掉下來的，快上去了，把繩來弔我，鄭蕊珠已不得出來，放着膽弔了繩，上邊錢巳見繩急了，覺得有人弔着，儘氣力一扯一扯的弔出井來，錢巳擡眼一看，却是一个艷粧的女子，

雖然鬢亂釵橫，　却是天姿國色，
猶如井裡現身，　疑是龍宮捧得，

大凡人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就要做出沒天理的勾當來，起初錢巳與趙申商量救人，本是好念頭，下手救將起來，見是个美貌女子，就起了打偏手之

若乎不見可欲自是妙理

心思量道、他若起來、必要與我爭、不能勾獨享、況且他囊中本錢儘多、而今生死之權、操在我手、我不放他起來、這女子與囊橐多是我的了、歹念正起、聽得井底下大叫道、怎不把繩下來、錢已發一个很道、結果了他罷、在井傍掇起一塊大石頭來、照着井中叫聲下去、可憐趙申眼盼盼望着上邊放繩下來、豈知是塊石頭、照不曾隄防的、叫避不及、打着腦蓋骨、立時粉碎、嗚呼哀哉了、鄭蕋珠在井中出來、見了天日、方抖搜衣服、畧定得性、只見錢已如此做作、驚得魂不附體、口裏只念阿彌陀佛、錢已道、你不要慌、此是我

仇人故此與他下去、結果了他性命、鄭藍珠心裡還是你的仇人、豈知是我的恩人、也不敢說出來、只要送在家裡去、錢巴道、好自在話、我特特在井裡救償出來、是我的人了、我怎肯送還你家去、我是河南開封府家、你到我家裡、就做我家主婆、享用富貴了、快隨我去、鄭藍珠聽他大瞞地、不認得這條路是那里離家裡是近是遠、又沒个認得的人作證、心中沒个主見、錢巴從從他走動、道你若不隨我、仍舊擲你在井中、一石頭打殺了、你見方纔那个人麼、鄭藍珠怕思量無計、只得隨他去、正是

纔脫風狂子、　又逢輕薄兒、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錢巳一路分付鄭蕋珠、叙道他到家見了家人、只說蘇州討來的、有人來問、趙中時只回他還在蘇州就是了、不多幾日、到了閩封杞縣、進了錢巳家裡、誰知錢巳家中還有一個妻子萬氏小名叫做虫兒其人狠毒的甚、一見鄭蕋珠就放出手段來、無所不至、（家有此婦、[illegible]）罷佈他將他頭上手飾身上衣服盡多剝下、只許他穿着布衣服、打水做飯、一應粗使生活要他一身支當、一件不到、大棒打來、鄭蕋珠道、我又不是嫁你家的、

你家又不曾出銀子討我的、平白地強我來、怎麼麁毒打得我、那个萬虫兒、那里聽你分訴、也不問着來歷、只說是小老婆、就該一味嘍囉打罷了、萬虫兒一句做人惡劣、是隣里婦人、沒一个不詛罵斷的、有一个隣媽看見他如此毒打鄭蕊珠、心中常抱不平、怨聽見鄭蕊珠口中如此說話、心裏道、又不嫁、又不剖莫、不是娼妓、做這樣陰騭事坑着人家兒女、把這話留在心上、一日、錢巳出到外邊去了、鄭蕊珠打水、走到隣媽家、借水桶、隣媽留他坐着、問道、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爲何宅上爹娘、肯遠嫁到此、喫這般

磨折鄭蕊珠哭道那里是翁媪嫁我來的鄭媽道這等怎得到此鄭蕊珠把身許謝家初婚之夜被人拐出抛在井中之事說了一遍鄭媽道這等是錢家在井中救出了你你隨他的了鄭蕊珠道那里是其時還有一个人下井親身救我起來的這个人好苦指望我出井之後就將繩接他誰知錢家那廝狠毒就把一塊大石頭丟下去打死了那人拉了我就走我彼時一來認不得家裡二來怕他那殺人手段三來他說道到家就做家主婆豈知墮落在此受這樣磨

鄭媽道當初你家的與前村趙家一同出去為商

今趙家不回來。前日來問你家時，說道還在蘇州，他家信了。鄭小娘子說起來那下井救你、喫打死的，必是趙家了。小娘子何不把此情當官告明了，少不得牒送你回去，可不免受此間之苦。鄭蕊珠道：只怕我（此亦亦不留事）跟人來了，也要問罪。（枉受罪將苦）鄭媽道：你是婦人家，被人迫誘，有何罪。我如今替你把此情先對趙家說了，趙家必定告狀。再與你寫一張首狀，當官遞去。你只要實說，包你一些罪也沒有，且得還鄉見父母了。鄭蕊珠道：若得如此，重見天日了。討破已定。鄭媽一面去與趙家說了。趙家赴縣理告，這邊鄭蕊珠也拿首狀到

官杷縣知縣問了鄭蓮珠口詞即時差捕錢巳到官
錢巳欲待支吾却被鄭蓮珠是長是短一口證定錢
巳抵賴不去恨恨的向鄭蓮珠道我救了你你倒害
我鄭蓮珠道那个救我的你怎麽打殺了他錢巳無
言趙家又來求判娘命知縣道殺人情真但皆係口
詞屍首未見這盟成不得獄還是嘉定縣地方做的
事鄭蓮珠又是嘉定縣人屍首也在嘉定縣我這里
只錄口詞成招將一行人連文卷押解到嘉定縣結
案就是了當下先將錢巳打了三十大板收在牢中[illegible]
鄭蓮珠召保就是薛媽替他遞了保狀且喜與那个

惡婦萬虫兒不相見了。杞縣一面叠成文卷僉了長解把一干人多解到蘇州府嘉定縣來是日正逢諠日比較之期嘉定知縣帶出監犯徐達恰好在那里比較閙封府杞縣的差人投了文當堂將那解批上姓名逐一點過叫到鄭葢珠葢珠答應徐達擡頭一看却正是這个失去的鄭葢珠是閙面將認得親切的大叫道這正是我的寃家我不知爲你打了多少你却在那里來莫不是鬼麽知縣看見問徐達道你爲甚認得那婦人徐達道這个正是井裡失去的鄭人不消比較小人了知縣也駭然道有這等事喚鄭

一細問、鄭蕊珠照前事細說了一遍、知
縣又把來文逐一箇看、方曉得前日井中死屍乃趙
申、被錢巳所殺、遂吊取趙申屍首、令仵作人簡驗、得
頭骨碎裂、係是生前被石塊打傷身死、將錢巳問成
死罪、抵趙申之命、徐達拐騙雖事不成、禍端所自、問
三年滿徒、張寅李邦各不應杖罪、鄭蕊珠所遭不幸、
免科、給還原夫謝三郎完配、趙申屍骨、家屬領埋、係
隔省埋葬、移文本處知縣發落已畢、笑道、若非那邊
弄出解這兩个人來、這件未完何時了結、也是嘉定一
縣傳為新聞、可笑謝三郎好端端的新婦、直到這日

方得到手已是个弄殘的了又為這事壞了兩條性命其禍皆在男人開而上起的所以内外之際不可不嚴也

男子何當整女容　致令惡少起頑兇
今朝試看含香蕊　已動當年函谷封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五終